

學海記蹤

10
27

099316-000-1

10-27

學海記蹤

依田 学海 / 著

M19

DBV-1760



學

文

記

第

三

東泉圖書				
/	2	/	10	
冊	號	架	函	屬

明治丁亥夏新鑿

字海
法田
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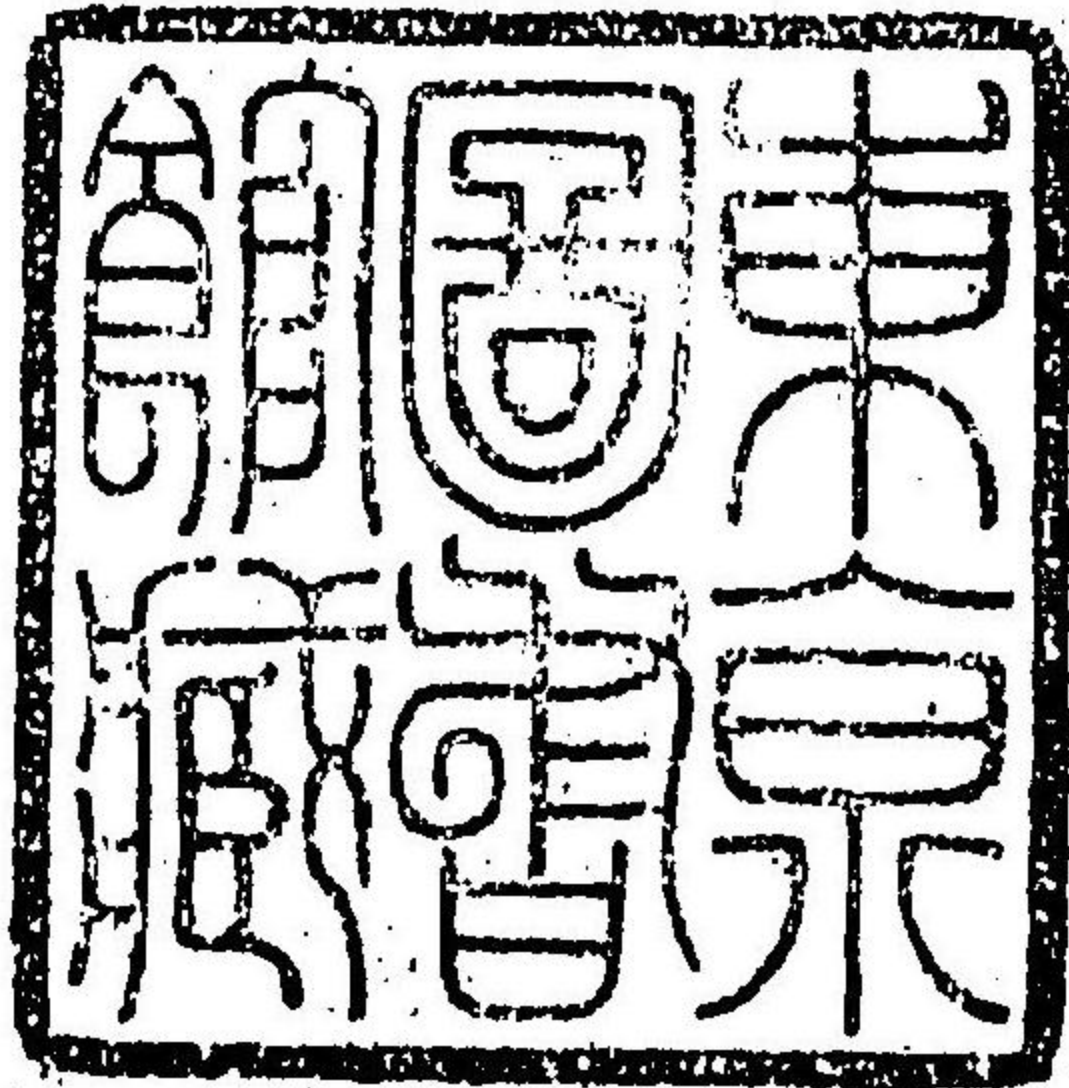
記
照
討
文
新

義
身
不
隱
殺
版

祀
跪
小
行
引

距今二十四年矣余與先師孫
天山先生並身漢親營水壩築
之務謂安得移居此間以縱覽山
水不圖今日辱官民牧蒞治於
此然吏務叢脞不得事久自墨

明治二十年六月十六日內務省交附



祀禮小引

距今二十九年余奔先少孫
天山先生墓之深親夢水金葉
之務習安得移居此間以縱覽山
水不圖今日辱官民牧蒞治於
此然吏務叢脞不得事之自盡

竊自笑負此好山水頃者友人
依田百川自東京至過余廨
舍因留寓甚久上數十日百川
文名高一時來求訪文者甚
多寢然成文殆似代余償宿
債者遠幕賓岩永希尹欲

刻以廣其傳因引首於余乃
為書授之聊完前日子母云
明治乙酉七月我學人準



記眼自序



夢之可畫矣。眼之可無記乎。因想
成夢。因行。留眼。多時。後無可擇。提
而眼。殊則可出。而記之。古人。屢諸
鴻。瓜。印。泥。洵。有。故。也。乙。酉。四。月
年。西。遊。京。師。徑。南。都。浪。華。再。入

京師著紀行曰畫多既而遊故阜
寓泰山以三十餘日寓搗對空華
山浮荒暖果收為凡上物所得詩
文甚多洲亦有碑碣序記可
以見其風俗人情者道名曰孝
江從地曰尋舊多於京洛求詩

眼於三野是亦足以樂一時情景
耳

於寺山雙翠樓



藍川渡碧
橋圖
柳城李有
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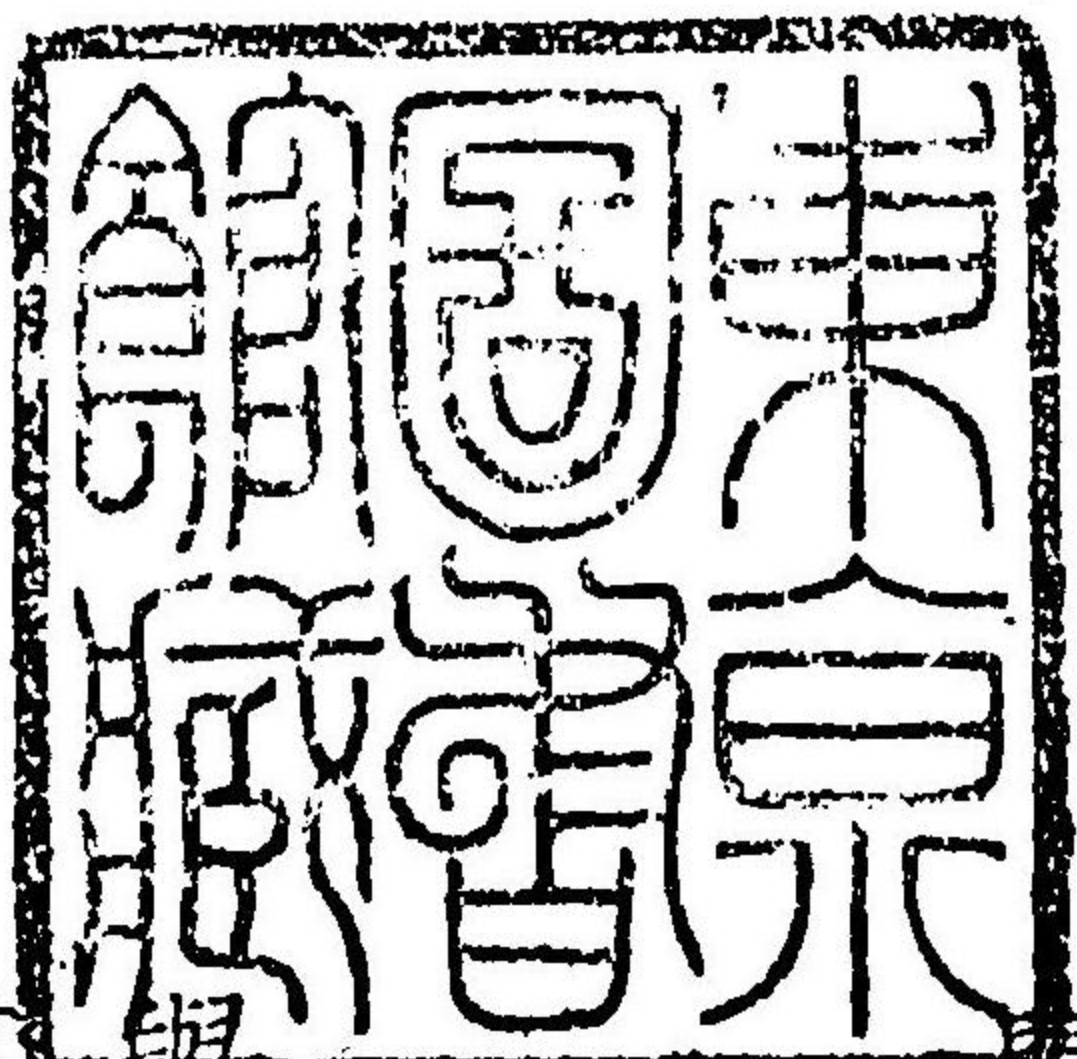
例言

一余舊與學海依田君為藤天山先生門人。交情恩厚。薰陶義深。余頃在岐阜。君來遊。詩文極多。使余點定之。亦以其舊誼也。

一學海君感慨餘情。溢而發詩文。篇什太富。漫遊撫景。隨手所成。自是一齋肉耳。

一學海君此行觀花。西京芳山南都。探勝搜播。開其所得詩文。載在畫夢書肆。刺之浪華。此篇時係在吾岐阜。其所以名記蹤者。君自序言之。今不贅。

明治十八年乙酉七月巖山岩永任識



學海記跋

與偕園記

東京 依田百川學海著
島原 巖永任巖山評點

與民同樂者。民亦樂其樂。與民同憂者。民亦憂其憂。是大垣藩之所以有與偕園也。然在藩則可矣。今藩廢。主遷。士民同業。共事耕賈。昔之為吏為官者。今為朋友。為同儕矣。昔之拜跪。路側者。今攜手同座。交膝歡晤矣。而欲舉昔之所以名者。記今之園。豈不謬且妄乎。顧隣里鄉黨。互

相歡娛。疾痛艱難。互相扶持。古今之理一矣。然則與偕之義。未必不可通。為今之名也。美濃州大垣與偕園。舊在城南南顏村。藩主戶田族與老臣小原鐵心等謀。築樓榭泉石。取孟子與民偕樂語名之。未幾藩廢。地屬市估。館上荒壞。明治十五年。官闢公園於大垣城址。於是士民等相謀。移舊館以加補理。仍名與偕園。志其不遺舊也。案大垣城初造於天文四年。將軍足利義昭使宮川安定築之。後經齋藤織田諸氏。慶長關原役。石田三成以為根據。及出戰。命熊谷直

高高橋長村守之。三成敗。城遂歸德川氏。其天主閣為天心十五年伊藤長門所築。今巍然雲表。造構如故。而與偕園適在其下。不唯為思奮之資。亦足觀昔人建造之勞。以激發志氣也。雖然。戰鬥侵奪之事往矣。今士民奮勵文學伎術。以固富強。何以主之。蓋莫先協同隣里與偕苦樂焉。夫十人各異其心。雖有易為者不能成也。若一之。則其力可以敵百人矣。推而上之。天下豈有難事乎。與偕之名於今日最宜。今茲乙酉。余偶遊大垣。素與鐵心令嗣迪君善。迪君與同

盟諸子延余於園遊覽半日。遂徵記。余舉見書示諸君以為記。若夫登覽之勝。泉石之美。不足記也。

園係新構而名據旧貫極難於著筆湊合成說不見痕跡老手筆

明清八大家文序

近世文章莫不以唐宋八家為矩矱焉。而八家遠矣。世不復有八家。乃言天下無復文章矣。殊不知未有八家之前。有三代秦漢之文。以垂範後世矣。既有八家之後。有明清諸家之文。以接

踵前人矣。夫三代秦漢自有三代秦漢之文。唐宋自有唐宋之文。明清自有明清之文。學術政事之各異。名物度数之不同。秦漢之不襲蹈三代。猶唐宋明清之不模擬秦漢。乃能為一代之文章。是近藤元粹所以有後八家之選也。且夫魏矧子之淵深宏博。酷肖昌黎。宋潛溪之典則雅麗。何讓柳州。正學陽明之醇正。明練彷彿乎六一南豐。汪堯峯之峭刻。古奧幾符乎介甫侯雪苑。袁隨園。廖柴舟之雄偉。奔放奇拔。俊逸蓋同三蘇。吾未見後八家之芳於前八家也。叔子

有云。使天下之山皆五嶽。則不復有五邱。天下皆五邱。則凡一山一石一邱一壑。皆不足登於名山之紀。山之高低淺深。水之廣狹大小。彼有所長。此有所短。彼有所短。此有所長。况名山大川。人跡之所不至。豈必無雄絕奇偉之觀乎。是以古人所未盡。今人道之。昔日所未見。今日觀之。若謂今人決不及古人。決無是理也。後八家之選。豈得已乎。余頃遊岐阜。粹自東京。寄書求序。余久持此說。乃試書以問之。抑吾邦德川氏開府江戶。以未入文大開作者。鬱興有以經術

覃深者。有以博學宏覽者。有以詞賦文章者。及明治中興。文運益旺。名匠輩出。豈無前後八家其人乎。吾安得復叙之。

今人不及古人。是腐儒見識。罵得痛快。使支那文儒讀之。豈不駭絕叫恠。然在今日。不可無此見也。

成美堂記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之。旨哉岐阜縣令小寄君之名書。賈三浦湘江之堂也。源佐初業糶糶質遷有術。素工心計。視機乘隙。立

致萬金。乙卯歲國家多事。兵禍將興。源佐曰。機不可失矣。乃急買米數萬石。穀價騰貴。幕府大怒。命吏捕之。湘江走而免。然竟沒入其產。中興後。遭赦得還。仍執舊業。令之在笠松也。官余建學於諸縣。所須書籍多不暇給。令知源佐有才。論改業書費。曰名曰成美堂。且曰爾能低價以資生徒。是成人之美也。豈不勝用奇計乎。源佐大喜。後移岐阜。業日益盛。及余來岐阜。請為之記。余嘗見世業糶糴者。一賭百萬。視若糞土。散與之歌童舞妓及惡少年喜事者。妓輩資以治

十

其容惡少。資以縱其慾。是成人之惡者。湘江初所為是也。且夫易於得者。易於失。得失不相償。徒取詬辱耳。若成美於人者。人亦美之。是不唯美於人。亦美於己也。源佐今所為。則利與名兩得之矣。湘江喜白之縣令。令曰善哉。爾謹志之。余乃為之記。

據實直書其人鬚眉盡見。未段以利名兩得動之奇絕。

我為我齋記

岐阜小寄縣令。名其書齋曰我為我。取柳下惠

語也。友人依田百川自東京至。余作之記。百川謂令曰。柳下惠為此語者。如置毀譽得失於度外。不知其言愈曠達。其心愈悲憤。蓋處濁世不得不然也。君蒙知聖主。受寄一方。官陞勅授位班五品。何有所不足。自處以柳下惠也。且夫內外一致。都鄙同體。可以施政。可以臨民。若京官與民牧異其志。本司與外吏殊其致。事破矣。尔為尔。我為我。其害一也。長官屬僚同心協力。不驕於貴。不屈於卑。政乃克成。治乃克施。若長官自恃其權。屬僚自私其任。事破矣。爾為爾。我

為我。其害二也。吏民相愛。上下相輯。無強壓之政。無隱匿之情。封域能寧。郡邑能治。若官據法律。以務嚴急。民持權利。以事抗捍。事破矣。爾為爾。我為我。其害三也。縣令笑不答。乃退而思之。嗚呼。吾得之矣。令之少也。與余同事。藤天山先生。時在門者數十人。或治訓詁。或治詞章。令獨講究農田水利事。佗々不已。人笑其鄙俗。近於功利。令不顧也。意蓋謂爾為爾。我為我。令之為官也。一意孤往。不交權貴。不事請謁。廉潔自守。不求聲聞。耿介自持。不納貢諛。人笑其固陋。不

知時宜。令不顧也。意蓋謂爾為爾，我為我。今之在縣也，十數年不求近效，不鈎虛譽，修堤防，繕道路，云興學，云殖產，早定計於前，遠圖功於後。人笑其迂緩，不通世務，令不顧也。意蓋謂爾為爾，我為我。今之意得無非是乎？令仍笑不答。余曰：爾為爾，我為我，特以吾意為之記。

前三段與後三段相配，操縱與奪，變化不測，而文法整然，無毫釐虧漏，是藤門傳授法。

岐阜提燈記

皮如蟬翼，骨如銀絲，形圓稍長，纖毫縷畫，秋芳

墨錦。月影與聲彷彿真景，點火其中，懸之簷間，則清風颯來，涼氣滿室者，何岐阜提燈是也。岐阜提燈，創造於慶長年間。至德川將軍大猷公時，始見徵。後尾張國主歲貢於幕府，以為例。其大著，呼工匠曰：御提燈屋。近世稍衰，製造廉惡。有州人勅使河原佐矩者，憂之。明治十年，與良工謀，稍復舊製。會車駕西巡，駐岐阜。懸之御坐，厚蒙宸賞，益精其製。居三年，車駕再巡，懸之多，治見行宮，有命盡購之。於是聲價大興，得賞牌於京師，於浪華於寧樂。夫一燈之微，於天

下事似無輕重者。不知紀綱張弛。係人民之安業與否。是以巧藝之優劣。足以卜國家之盛衰矣。余頃遊南都。觀東大寺所藏古器。其堅緻巧麗。雕刻精微。皆王室盛時物也。後至京師。得足利氏末所製什器。率皆庸惡無足觀者。嗚呼。是可以鑒矣。頃又來岐阜。佐矩贈以一燈。及始末一篇。余喜其用心之勤。施工之精。謂足以證聖代也。顧余書燈照讀三十餘年。光彩文章。媿於此燈多矣。聊述來由。以待後之明者。

下筆輕捷。妙絕。此是先生慣用法。然末段叙

得有關係不同。閑文字

西山尚義傳

慶應四年。朝廷既聽將軍慶喜還政。然土地人民。繫屬德川氏。所謂還政有名無實。人心騷然。不知所向。薩人西鄉隆盛。參朝議。竊使江戶。留守關太郎。召募壯士。劫略府下。待其激怒。舉事。然後討之。於是相良。總三竹內。啓丸山。久成。西山。尚義等十數人。往歸之。尚義稱謙之助。美濃。可兒。郡久々利人。父曰春成。世仕幕士。千村氏。尚義好讀書。又善劍。主欲祿之。尚義不屑去。

遊江戶受學於平田鍊胤。劍於齋藤龍善。並以
篤志見稱。當是時。霸政稍衰。志士傾心王室。尚
義與其友丸山久成等結義。密謀舉兵。聞薩人
招士大喜。應之。既而事頗泄。幕府欲發兵討之。
衆乃分兵出據上野。以為犄角勢。推竹內啓為
將。尚義為行人。是歲十一月。與其徒數十人間
行入上野。欲據岩船山。幕府諜知之。泚捕手尾
後。而衆不知也。行至出流山。遣使募軍資於枋
木。枋木屬足利藩。藩大懼。約納千金。未盈其數。
十二月十日。尚義往責之。關門不納。尚義詰以

前約。乃納之。伏。俄起。尚義瞋目曰。怯夫欺人。盍
共決死。揮刀奮擊。殺傷數人。銳洞其胷而死。時
年二十三。蓋捕手至枋木。責藩陷之也。啓屯出
流山。聞報。狼狽出走。後為幕兵捕殺。越十五日。
幕府命庄內藩圍薩邸。關太郎戰歿。衆奮戰。或
死。或逃。幕府乃聲言薩人反。上書請討之。而伏
見。變起。王師東征。果如隆盛所謀。尚義死後十
有六年。朝廷賞其節。賜祭棗金十五圓。先是丸
山久成。建碑於埋屍處。春成又建招魂碑於久
利小阪山。乙酉六月。余客岐阜。春成使長子

文雄來求作傳。乃據狀及明治日報述其畧。
百川曰。余讀尚義舉事時別父母書有云。兒雖
不似。欲滅幕府以興王室。固知烏合不敵。即死
與楠氏為徒足矣。聞尚義孝謹不近声色。不嗜
貨利。其趨義者蓋發於中也。豈僥倖一時者哉。
相良。總三既逃難在京師中。興時與無賴白徒
入信濃。所在暴行。列藩苦之。訴於惣督府。府召
鞠問之事。皆實。乃斬之。嗚呼。可以知尚義矣。
不先叙尚義來且說當時大事以襯起尚義
是擢舉尚義處同時共事者錯綜叙列前後

映帶深得史法論贊中以相良總三末路捕
叙以表尚義是太史家法

美濃州方縣郡長良橋碑文

長良川流急而多石。古者舟而不橋。鄙諺有云。
幾時不見郎。誰為架舟梁。是也。列藩為治。勢恃
巖險。道路多阻。况於巨川。其不架橋。蓋有故矣。
國家中興。車書混同。明治七年。聯舟為橋。人始
便之。然動為水所壞。州民結社。聚資鳩材興工。
數月。橋乃成。實十七年五月也。蓋水底樹柱。用
洋製器械。費用省而成功速。余適遊岐阜。社負

等求銘。乃銘曰。
金華之麓。有洪斯川。發源郡上。駛為奔泉。厥淵
惟藍。厥流惟墨。中曰長良。宏茲河幅。始架長槁
屹彼砥柱。行旅坦途。河伯靡怒。穹而隆而。克集
巨工。迄而綿而。永保厥功。明治十八年乙酉六
月。岐阜縣令正五位勳三等小寄利準題。額從
六位依田百川撰。

碑板文字易流於平易。此文節切而氣古。不
耻古人。

書贈善書童子龍山

嘗讀王介甫傷仲永文。知奇童之不終。余所見
上多矣。不過五六歲善書。十四五善詩。至二十
歲則凡人耳。然孔融李泌。幼以奇童稱。遂為漢
唐名臣。謂奇童必不終。亦非也。東京有中村敬
宇先生者。幼善書大字。龍蛇飛動。殆與汝似。今
鬱為巨儒。蓋德不可不養。才不可不學。不養則
德日益薄。不學則才日益絀。童子其思之。戒之。
乙酉六月。余欲遊岐阜。途過大垣。有新瀉人梅
春。携其子龍山來旅舍。請見。因為余書雲龍二
大字。余愛其慧。而懼其終於奇童。遂為書贈之。

此文留稿將請正於敬宇先生。

以終不終前後照映文乃有矩法未借敬宇先生點醒是不言之妙

錦江角田先生墓碣銘

余嚮著譚海載奇人逸事蹟以為隱君子修道篤學者世不必無其人不少槩見何也頃遊京師與諸名士交必問之至岐阜縣令小等君余舊友也二問之令曰吾角田錦江蓋其人也曰為余言錦江名炳字文虎稱春策錦江其號美濃笠松人父道立業醫兼以儒術教授子弟

翁為人孝謹質慤幼以善事父母聞又好學不倦年十五代父講讀屹如老成人異之十九喪父母亦盲未幾歿翁奉養哀毀並盡其禮兄貧而多子家計屢乏翁竭力周給隣里莫不稱其德者天保年間美濃郡代野田某狀之幕府賞賜白金三枚蓋異數也翁既以德行學問著名遠通弟子後遊者數百人邑主成瀨君欲聘為文學翁辭不出固請乃月一次入館講書旋辭罷中興時君亦薦之尾張藩翁亦辭不出謂人曰吾身多病且野人不嫻禮節何以仕為嗚呼

當時朝廷列藩急於用人。士少解文字者。奔赴恐後。或以迂濶見斥。或以輕譎得罪。至甚有身負時名。以貪墨敗者。然則翁之不出過人一等矣。令在官十數年。為部氏所信。然未嘗妄許可人。其言如此。可以知翁為人也。翁以享和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生。明治十七年十二月廿九日歿。得年八十二。翁溫厚長者。嘗謂人曰。身在僻陬。不得良師。世謬稱先生。吾亦漫應之。諺所謂無鳥島蝙蝠耳。非農非商。妄竊儒名。飽食煖衣。實聖世恩澤也。其謙遜類此。配竹中氏生三

男二女。長節嗣。林律出嗣齋木氏。李操出嗣加藤氏。長女適原氏。次適廣間氏。節葬翁邑之盛泉寺。先塋之次。乙酉六月遣人至岐阜。客舍求余文。余適嗣稿譚海。聞翁事大喜。將著于篇。況於有請。乃次第其行狀。及所聞為之銘曰。立乎亂離之間者。不免篤行流為鄉愿。節義變為容氣。嗟呼先生。不縻於官。不繫於餽。晦跡韜名。為世所貴。德崇而操貞。令譽不墜。嗟予後生。何辭乎費。

錦江隱者本無可記事蹟。及後辭不出生箇

一觀托來痛發當世浮薄風習便成一篇好文章

長良川觀鳥鬼記

金華山峭綠層疊逼聳其東南百百峯丹赭突
兀遙峙其東北船覆簸野諸山錯互映帶有碧
流來其間者曰長良川發源郡上經藍見川十
餘里曲折而至河幅漸濶水色清澄毛髮可鑒
其魚則香魚最多而福光村在其北岸有養鷓
鷓捕魚者曰鷓匠蓋養鷓捕魚事最古神武帝
幸吉野時有鷓養部祖供役雄略帝誘武彥於

盧城河偽使鷓鷓沒水捕魚又大寶令大膳職
雜供戶注有鷓飼三十七戶等是也其在美濃
文明中一條前関白兼良觀鷓飼於厚見郡江
口村事載在其所著藤川記甚詳江口今在長
良川上地形稍不同而其事則無異余友小寺
公平令岐阜縣十餘年長良在其管內屢勸余
一遊觀之願余羈官東京不能去今茲乙酉罷
官遊京師歸途過岐阜見公平公平喜曰子果
來蓋暫留以觀鳥鬼余乃借寓長良川上福光
村双碧樓十數日會霖雨洪水香魚甚少一日

夜深月落。聞叩舷聲。乃起推戶。則山色黯淡水。聲淒咽。有船一二隻。自上流來。篝火映波。為數道。紅光稍近。見之。每船有鷓匠三名。一人執棹。一人居中。一人舉炬使鷓手執十二條。參差不亂。操縱任意。鷓亦出沒浮沈。如解人意者。流急舟疾。一轉瞬間。篝火去遠矣。夜雨亦蕭然而至。煙冥水暗。不復見一人。余嘗讀前輩賦鳥鬼者。極其壯觀。或擬以水戰。多奇警語。然余竊疑之。翠巒碧流。篝火夜漁。當有一種蒼涼光景。顧如此何也。蓋前輩有意奇事。多慕漢子張觀之。彼

亦欲銜其伎倆。故見其壯。不見其有風致耳。余滯留旬餘。反得之於不用意。蓋前輩之欲見不能者也。後數日天霽。邑人大野對華。為余命鷓匠數人。列七隻船於樓下觀之。雖不多得魚。而操縱之法。莫不盡其妙者。對華云。尾張藩時。鷓飼船。小瀨有五隻。長良七隻。歲各給米三十石。金四十三兩。又有製鮓者。歲俸三十石及十五石者各一。並世其職。每歲三月至九月為捕魚候。命吏監製魚鮓。貢之天朝。幕府以為例。又云。鷓捕之志摩海島。作屋飼之。月三次放於水。

自食。或載至隣境。以求餌為名。橫行邑里。人頗苦之。吏不為問。其見重如此。又云。鵜匠列舟。譬猶魚麗陣。左右中後。以時更代。不得專利。其約甚嚴。又扼鷓頸。緊慢有度。甚緊則鷓不堪。饑慢則人無所獲。古語云。雖小道必有可見者。殆是也。居數日。余將去。還東京。往見公平曰。吾濃可觀者。養老。瀑長良之漁耳。回出美濃。奇觀見示。且曰。廢藩後。鵜匠失祿。稍饑困。對萃有俠氣。惜其故事廢絕。捐貲救之。是亦可并記者。余乃摘書中所載。及對萃言。為之記。若夫養老之瀑。將

有所詳述以配之也。

文分為三大段。初言地形故事。以發端。中言眼中光景。以叙事。後言鵜匠顛末。以為結文。法整齊。如置堅陣。無一隙可乘者。又烏鬼處。淒涼悲愴。夜間光景。寫得韻絕。

苗木城址碑

經舊都而嘆黍離。過故臺而感露瀼者。昔人之所不免也。况吾列藩。襲封三百年。一朝納土。徹藩城郭。為墟。其故臣遺民。寧無愴然。以悲泣乎。是以泣乎。是苗木舊藩士之所以建碑也。按本城

係大永中遠山一雲所築。一雲義子直廉從織田右府有功。傳至友忠。與豐臣氏將森長一戰不克。出奔濱松。卒。子曰友政。關原役。德川東照公以其名家子。命故舊封復之。蓋距喪封十有八年矣。傳至友祿。即今侯也。明治二年。納土入京。為華族。其遺臣在城下者百九十戶。傷故城之湮滅不傳也。聚資建碑。求文於依田百川。百川乃銘曰。枕戈嘗膽。百敗不屈。時乎至矣。克復舊物。城址依然。草樹其鬱。興廢有機。恭遜入朝。縱是殷民。

豈事頑翬。擬賦露臺。媿非孫熊。

銘辭与起首相應。文簡而意足。金石文上乘。

題石川柳城芳山園

余以本年四月廿四日。遊芳山。時櫻花爛熳。遊人如織。宿香雲樓。夜色如晝。謁延元帝山陵。賦詩三章。夜寐人定。萬籟無聲。至今想去。日光景夢。寐不能忘。及至岐阜。聞石川柳城善畫。口授作二幀。其一留柳城許。其一藏余家。并錄詩以備他日憶念云。乙酉七月

題篁邨自畫卷

篁邨老人業裱工。妙於畫。氣韻不與尋常市人同也。此卷係其自畫。純然風人逸士。豈有所得於中歟。聞明戴道人素為泥匠。終善畫。篁邨殆其人也。

題堀華峰書畫帖

岐阜人堀華峰嗜文墨。今示余以其所聚。令人書畫。余受閱之。且曰。子愛書畫。豈唯愛其筆墨。并愛其人也。苟非其人。莫得混入於此。可笑。不然。非真嗜文墨者。華峰戒之。

四篇一時偶筆。非出結構者。然每首自有一

主意。此是先生不苟處。

書山陽先生手書院本後

山陽此卷。自云醉後戲筆。然結字甚整。不似醉書。豈別有所寓意歟。此書先說信玄欲見勘助。一層深一層。使讀者想見勘助容貌。辭氣於文字外。說至末段。不見眇目跛足之俊傑。而見白髮蒼顏之老嫗。不唯使信玄喫一驚。並使讀者失聲叫妙。結構奇絕。文字稱之。山陽自書。以娛意。蓋在於此。余亦好讀院本。嘗著嫩軍記評。恨不使先生一見之。

森田節齋好讀院本嘗評隲以教門人蓋山陽徃々借以論文法節齋倣之也此院本亦當日携帶以示人者耳為真筆無疑云

片野萬右衛門君墓碑銘

岐。阜。縣。有。三。大。河。為。害。最。大。岐。蘇。揖。斐。長。良。是。也。美。濃。安。八。郡。被。害。最。多。而。其。福。東。輪。中。為。甚。為。所。謂。輪。中。方。言。四。面。皆。水。村。落。在。其。中。也。福。東。輪。中。四。鄉。村。有。片。野。萬。右。衛。門。者。家。世。豪。農。堅。忍。有。才。幹。長。於。治。水。天。保。年。間。舉。為。里。正。兼。攝。教。村。服。職。三。十。餘。年。大。為。鄉。人。所。推。服。修。隄。

防。鑿。溝。渠。決。污。穢。利。灌。溉。每。一。興。土。工。奔。走。經。營。不。舍。晝。夜。當。是。時。封。建。為。治。上。下。懸。隔。萬。石。公。翁。不。得。展。其。志。中。興。初。置。笠。松。縣。小。寄。君。利。準。來。為。判。事。會。福。東。里。老。抵。縣。請。修。隄。防。要。賞。甚。巨。長。官。難。之。判。事。知。翁。為。人。直。至。輪。中。與。翁。議。工。事。翁。深。感。其。知。已。竭。力。計。畫。隄。防。成。所。費。僅。萬。金。及。判。事。陞。任。岐。阜。縣。令。益。重。翁。翁。亦。傾。意。事。之。每。里。民。爭。訟。多。係。水。利。動。經。數。歲。不。已。命。翁。平。之。事。輒。解。又。民。間。有。事。乃。召。翁。詢。之。翁。悉。情。具。狀。毫。不。加。軒。輕。然。後。徐。陳。己。意。曰。當。如。此。

曰不當如此。曰非賤役所及。唯仰公裁。令多從其言。他日察之。莫一不符者。後翁老罷職。以其子龍藏代之。先翁歿。明治十七年。改撰諸村戶長。令諭翁再就役。翁時年七十四。固辭。令曰。戶長為人所賤。久矣。吾欲借爾重之也。翁乃受命。於是。一縣故老皆為戶長。戶長從此重矣。翁既好研究水利。以三大河為憂。先是募同志者。結治水協同社。欲大施浚鑿。以除巨害。事未集而罹病。以十八年六月十八日歿於家。享年七十五。翁名秋成。父曰補秋。祖貫丹波片野村。數世

有秋滿者。移居美濃。翁年少受學村瀨東城。嗜書畫文墨。然以治水為己任。與人談必隄防水利。呢々不倦。子男四女二。長子龍藏先歿。次英二。出嗣青木氏。次省吾。次篤二。襲家。女適片野氏。次未嫁。篤二葬翁於某寺。先塋之次。余適客岐阜。素與令善。談及管内人物。令首舉翁。且使篤二求之。銘乃銘曰。滔々河水。害茲美濃。決隄壞防。誰當其衝。維翁勇義先衆。奮力誰云。布衣牧民。等德殖財。興產乃其緒餘。子孫克守。保斯田廬。

是一戶長碑文耳。然從三大河說來，乃覺大有關係。蓋其人有才幹，不獨勝一戶長之任也。通篇以治水為骨子，脈絡關注，無支蔓之病。是格法極嚴文字。

知己青山窩記

余既去官，遊岐阜，寓雙碧樓。樓對金華山，臨藍見川。余愛其絕特清冽，月餘不能去。謂此中必有人矣。一日，州人簡齋神谷君道，介鍵谷磯北，求其知己青山窩記。余笑曰：青山綠水，何處無有。若其人無可記之實，而記之，是虛文耳。僕雖不

肖不能為虛文也。磯北曰：有也。簡齋生久，利少遊名古屋，學於鈴木離屋丹羽盤桓，學成下帷教授，弟子甚多。其以才名著，如柳川春三，以奇節聞，如西山尚義，皆出其門下。嘗遊東京，與諸名士會，有客談時事，辨若懸河，四座辟易。簡齋默而不言。明朝次其所，作古詩投之。客大驚曰：長者長者，遂偕定交。客藤川三溪也。是日記乎。余曰：然未也。磯北曰：簡齋初補南宮社福，宜數年，遷任岐阜縣屬，掌編纂史誌事。陞郡長，旋歷諸郡，遂為飛驒郡長。以年老辭官，蓋自就

官至罷十有三年勤慎如一。為吏民所愛敬。今去官家居。以文墨為樂。出處進退。綽有餘裕。是可以記乎。余曰然。未也。磯北曰簡齋之在久々利也。其主千村氏。本木曾氏。族系出旭將軍。幕府時。附庸尾張。實非臣屬。中興初。簡齋率兵。從尾張於北越間。還後上書。陳請其主列朝班。為尾人所忌。簡齋不屈。屢上書爭之。尾人益怒。欲殺刺客殺之。簡齋不為動。論辨益疾。朝廷納其請。千村氏復木曾氏。遂為朝士。磯北言未畢。余起曰。可也。才學之敏。居官之廉。人或能之。若

為主出力。奮不顧身。其清刻之氣。絕特之行。不媿於此。名山水矣。乃作之記。文成朗誦。一過金華。藍水如對余首肯者。

借磯北語。寫出簡齋不嫌其詳。知已二字。初不說出來。至結末一點。絕妙。

萬峰所藏奇石畫讚

彫刻師萬峰住長良邨。一刀萬象變化百出。然意不適。則終歲不造一器。亦一奇人也。此石其所藏云。石奇人亦奇矣。聊寫其梗槩。萬峰老人奇骨稜々。一見知其為奇人也。余寓

藍川雙碧樓數十日。萬峰常來話山水。歷々可
聽。又出所藏諸名家詩畫見示。皆詠此間名勝
者。使余知所未知。萬峰力也。而其所最珍愛者
一硯山。奇聳俊拔。歎而不倒。醜有媚容。一見之
愛。翫不能止。殆是萬峰真影矣。曰戲寫之。書數
行其旁。萬峯大喜。更出此紙請字。余不得辭。復
揮筆得此一幅。
又曰萬峰豈唯一硯山。百川因添此數峯以疊
其數。是一峯可以管百萬峰耳。
聞萬峰初号百峯。取之百々峯也。後改今號

此文能寫其為人可為萬峯小傳

養老山觀瀑布記

同是瀑布也。有以猛悍雄鷲勝者。有以奇詭恠
異勝者。有以溫潤優美勝者。余嘗讀養老改元
詔有云。覽多度山美泉。自盥手面。皮膚如滑。又
洗痛處。莫不除愈。昔後漢光武時。有醴泉出。符
瑞書曰。醴泉者美泉。可以養老。因改元養老。恭
考此詔。所稱美泉。似以其甘美。名非以其容者。
然獨以其味乎。酌致之足矣。車駕何必臨之。即
臨焉。一幸足矣。何必再之。蓋帝之稱此瀑者。不

獨其味之美也。余持此說久矣。人或疑之。及今躡實境。果知吾言之不謬。蓋養老瀑所謂以溫潤優美勝者。乙酉七月十七日。與岐阜縣屬岩永希尹及婢瑞香。發岐阜經大垣高田。至養老山。山在多藝郡。即養老詔所謂多度山也。先是霖雨洪水。崖谷崩壞。澗泉溢出。巨巖橫路。蹶而進。奮有橋梁。皆流去。代以獨木。搖兀殆危。注數十步。有木欄橫架崖上。登則兩巖對立。屹峙如門。關然。仰望絕壁。瀑懸焉。瑩如立玉。淨如匹練。其聲鏗鏘。其容優美。蓋以中無巖骨激之勢者。

下無巨磐之怒者也。余因謂希尹曰。撼石震巖。轟雷噴雪。是以猛勝者也。俯崖窺其源。梯壁觀其背。是以奇勝者也。若此瀑以美勝者。美泉之名。於是乎益信。聞此地草樹蒙密。榛莽塞路。遊者苦之。明治十三年。官命置公園於諸縣。縣令小崎君以此地克之。乃剪惡草。艾荆棘。確者剷之。隘者疏之。嘉木列焉。美石見焉。坦不傷景致。峻不勞躋攀。使人不知身在深山幽谷。或以過潔病之。余謂不然。瀑之猛悍雄鷲者。奇詭恠異者。必冒危險。披榛蕪。益覺其猛鷲奇異。若溫潤。

優美者。非清潔。不足以副之也。元正帝多藝行
宮址。今名行在所。在白石村。有祠祀帝。又有菊
水。距瀑東四所。濫泉出焉。清冽如水。一飲熨齒。
或傳養老時用釀酒。非也。史所載。即美泉指瀑
耳。一小祠在水上。曰養老神。祠下臨澗。置一亭。
名掬水。老樹森鬱。不漏曦影。有尼供茶。余與希
尹坐亭小憩。涼氣透骨。不復知人間有暑熱也。
乃命瑞香汲泉磨墨。作此記。若夫樵夫獲酒。飲
親事。載十訓抄。蓋因養老字附會為說。妄誕不
足信。不必記也。

觀烏鬼記与此記並各出一機軸不肯由他
人逐路而二篇文法各異不相雷同慶先生
最得意作

金華新景

柳城



松杉夾路盡暝之帶古然四
舞碧停逆擊悲心之律福
英雄造運地海靈劫所地
香風暗鬼生苦竟秋白青
碧血為流血河如于今一掬
弓解羅

學海依田先生大雅一發

柳城先生并書

在京師客舍將遊羨濃偶杉山千和翁至
喜而賦示

匆匆旅舍已過春。又見青山綠樹新。一鼎煎茶
烟影淡。半簾微雨。鳥聲頻。豈唯遠信慰孤客。偏
喜他鄉逢故人。聞說藍川風物好。片舟明日去
尋津。

後聯客中情況說得極真

千和次韻見示疊韻以答

閱盡兩京花柳春。詩何求巧自清新。山河跋涉
寧云苦。文字應酬不厭頻。兩笠煙簑同釣侶。幅

中野服一閑人。江湖此去唯隨意。莫問那邊是
要津。

前聯漫遊諸公實景結句盖有寓意

至岐阜寓藍川雙碧樓雨中所見

漁舟收釣各爭還。洶湧溪雲指顧間。捲起急風
吹暴雨。微茫早已失前山。
溪風帶濕入。闌干水色山光晝起寒。咿。吼。忽。聞。
鳴。櫓。急。柴。舟。衝。雨。下。前。灘。
曉起憑欄雨乍收。波聲莽々激奔流。水烟遽與
山雲合。不見臨崖十八樓。十八樓在藍川南

藍川雨中好景誰能寫得至此

藍川僑居雜詩

優劣京畿果奈何。洋々等是對峨々。山如菟道
峯漸秀。流以鳧川水較多。半世声名萬書卷。百
年天地一漁簑。人生若得斯間住。不惜光陰容
易過。
畫欄飛棟接雲霞。欲問河源試駕槎。素練繞樓
即藍水。翠嵐當面是金華。虹橋跨岸三千尺。蟹
舍沿流數十家。恨不共隨漁子去。煙波深處作
生涯。

俯仰古今將問誰。奸雄陳跡幾人知。山河預識
歸佳婿。生命何圖屬義兒。短棹孤舟流水急。丹
崖碧樹暮雲遲。荒原聞說埋殘骨。無復遺民吊
斷碑。

問罪吊民功最多。果同周武偉勳摩。可知閑散
克并力。已見廉來爭倒戈。千古興亡獨山色。人
間得失付烟波。江風幾處聞漁唱。尚憶當年奏
凱歌。擬岐周名織山公以討賊為任故云

笑張椅角敵東軍。俄見降旗映夕曛。螿臂真堪
笑孺子。雄圖豈不媿先君。虧盈誰悟本心月。變
幻竟同江上雲。城郭撤來今幾歲。河声哀咽不
堪聞。

五首淵源史學極有力量不是雕繪鏤畫手
段

夜觀烏鬼

前山月落墨如煤。慘淡江烟撥不開。數點篝燈
櫓聲響。應知烏鬼捕魚來。
夜深篝火下藍河。人語依稀響碧波。想殺渙家
生計苦。香魚近日獲無多。

二首并實况實事非依樣畫葫蘆者

和鍵谷磯北韻。磯北為岐阜新聞社長。
流水高山借筆清。議論千古義分明。詩文新報
本同趣。說理何如能說情。磯北号高山流水書屋
仰梁勝著百篇書。直筆何嘗顧毀譽。文字果多
靈湫氣。好山水。處卜幽居。

說理不如說情。先生平生持論確是名言。

次一東石如韻。一東學詩森春濤。工香奩

寫翠描紅筆若神。白頭吾亦老風塵。世間何物
非情種。莫道江淹是恨人。

戲做那裏語。是先生狡獪弄人處。

寄題鄉氏躬耕舍

諸葛耕南陽。有意避衰亂。本非甘潛蟄。欲奮萬
里翰。先生遭清世。曾無傷時歎。春畝膏雨潤。溝
渠流水慢。負鋤事耕墾。淤泥欲沒胔。秋霽及收
獲。揮鎌向田畔。殘粒盈畦圃。啁啾鳥雀散。農務
雖云苦。眠食過昏且。可笑武鄉侯。將相勞翊贊。
鼎足計僅定。遽隕大星爛。豈若休耕日。麩飯手
炊爨。飽來且嘯歌。書燈照几案。

此是先生本色詩。不是詩人詩。

題金碧樓

参天翠嶂列屏障。出峽急流飛浪花。一幅天然好圖畫。藍川恰是對金華。

金碧山水寫得的切

雙碧樓雨中作

山雲莽相合。河水浩爭流。十日黃梅雨。倏忽失沙洲。河伯跳大壑。潛蚪拔巨湫。崖壁盪將壞。橋梁搖欲浮。水勢激轉石。波聲洶撼樓。何日放朗霽。布帆懸清秋。

是學韓蘇者今人都不理會

七月一日雙碧樓紀事

金華山頂黑雲湧。呼起群龍互相擁。藍川倒捲三千丈。風雨相混聲洶々。吾寓臨在河之濱。半月漸與鳥魚親。水清沙細堪悅目。光景拘留將歸人。豈固變幻在倏忽。雲旗霧旆紛出沒。或疑山靈鞭瀨龍。蒸雲興雨朝帝關。又疑織公英魄存。叱咤雷電擬斧鉞。石飛沙走天地晦。痴鬼駭。昧走且蹶。吾時凭檻氣益豪。欲向雲中試一鑿。寸斬黑龍排雲霧。滿天明月金華高。

以金華起以金華結此是以文為詩者中間作

奇恠語又是波瀾

雨晴杉山千和翁至今雙碧字為韻得
碧字

也被風光留遠客。他年應記泥鴻跡。吾家亦在
墨江濱。欠此一樓山色碧。

如此點綴文字便不板

題小川氏所藏貞治四年古量

霸政紛紛不足論。盤銘罔帳一無存。僧徒反解
斗量重。應識利權歸寺門。

此題多論用偽朝年號然僧徒豈知之不如此

論解時勢

乙酉七月十二日岐阜諸君招飲水琴亭

分韻

佳。召。偏。喜。會。良。用。綺。席。何。况。酒。若。澆。雛。妓。當。筵。
紅。滴。盤。冰。滌。暑。白。稜。只。應。車。肉。同。顏。觸。未。
必。尊。鱸。憶。季。鷹。更。有。原。家。呈。奇。功。簷。間。照。出。碧。
紗。燈。

危。欄。曲。檻。笑。相。憑。池。水。無。波。鏡。面。澄。一。味。香。風。
吹。翠。袖。半。簾。涼。影。上。紅。燈。深。情。可。喜。友。皆。至。剪。
劣。見。推。吾。豈。勝。他。日。難。忘。鴻。爪。迹。金。華。山。下。古。

神陵。

前作領聯自出奇妙絕後作亦呈巖翁得意句第六句押得自在

又次鍵磯北君韻

想昨飄然去出家。光陰不覺夢中加。看來猿澤一輪月。閱盡芳山千疊霞。稻峽飛泉灑丹壁。藍川篝火照晴沙。曾無佳句酬名勝。愧我蹭蹬兩鬢華。

席上咄嗟作亦自有趣致

次石柳城君送別韻

小住吟筇藍水頭。且將疥壁記曾遊。鴻痕偶爾滯三野。萍跡飄然經七州。稻峽林泉描別恨。琴亭杯酒惹離愁。預知歸卧墨江夢。猶在當年雙碧樓。

州字押得妙夕夕着實

將還東京過堀華峰岐阜金花仰止處宿

賦謝

為看好泉石。歸路一經過。露氣苔痕活。樹聲雨意多。江湖安若此。世事險如何。我亦從君去。欲和陌上歌。

前聯韓柳一派

深壑。秘積素懸崖。陰霧起山靈。莫敢慳。維帝攸
遊止。陟澗風。挾袂。跟石雲生履。巖逼奔泉。噴樹
邃。棲禽喜。幽蹤聊息。鳥鳴鸞已邈矣。靈蹟喧俗
傳。美稱灼前史。縱不飲一掬。千載獲久視。

是文選體非係紅駢白家所及也

飛泉噴雪灑孤亭。滿地苔痕石氣青。安得此間
投一宿。潺湲聲在夢中聽。

遊養老山次岩希尹韻

他鄉有此美泉不。靈蹟曾邊二帝遊。震澗涼風
滌炎暑。劈崖飛瀑瀉清秋。當年天詔長無滅。終
古翠雲凝不流。明日更尋深逕去。奇花異艸遍
山邱。



老山松溪

柳城齋



清娛鼓興賦清游雙燕巢痕
 到愛留五六月間來避暑雨
 三更後尚臨流日窮養老十
 尋瀑身倚元龍自尺樓轉笑
 馬還忙不了又修眉史度春秋
 柳城居士以瑞香在史寄懷燕川
 諸同社一律見視自以芳韻再題
 海文館石樓園後 衛鏞生



蒼冥若此得悟不幽空
遂亦試勝游水影化雲山吐瀑
風以撼洞石鳴秋美各子改
可年色聖詔長傳萬古流
遙矣六龍當日遠誰能住句
釋靈邱

乙酉七月某學海依田夫兄觀卷
老溪有此作
崇山名亦佳



記蹤附錄

侍兒瑞香

崇福寺觀蓮花

菡萏花開白露寒。雨過池水碧漫漫。一群涼影
纖魚散。風送香來盪綠盤。

梅雨雙碧樓所見

倚几江樓讀舊文。危簷露濕上苔紋。杜鵑叫斷
黃梅雨。一面前山半入雲。

長良橋納涼

明月橋頭四望通。波光映出夜燈紅。漁夫成隊

鷓鴣噪。篝火來從翠峽中。

侍學海夫子藍川僑居賦呈

蛙聲鳥語足消愁。流水青山數日留。不恨久為
天外客。抱琴相伴讀書樓。

寓樓對岸有十八樓戲賦

好侍吟筇汗漫遊。蕉翁當日舊風流。門名宛與
吾年合。水碧沙明十八樓。

况年十八
故云

將還東京告別諸君

金華山上晚雲垂。宛似助吾離別悲。把手欲言
無限恨。驪歌聲斷夕陽時。

瑞香女史陪學海
先生遊戎坡功淹
留數旬女史性聰
慧善嗟詠日侍几
席者此為篇今刻
先生詩併附其後
因歎一絕



萬里從吟杖
 鞋違步輕
 清風入題
 詠不負
 歸
 真名

岩水任



門前有空剌於通多少詞人仰下風水
 作寧環迴格角山皆披擡入杯中滿囊詩
 句足傳世四海文章推此公誰識當付掣
 鯨手且將鯨勇付剛蟲

是余前年贈 依田翁詩也今學海記張劉某使余
 類一言歸於公處矣 辱文 魯岳松手



出

栖喜有板橋通問字人來趨下

風一枕羲皇城廓外千秋著述

酒杯中是晨月夕移吟屐紅粉

青山伴腐公咲我追踪太無賴

忽、仲、作、雕、虫、岐、阜、客、次、觀

柳城居士為 依田學海先生寓

雙碧樓圖印次書其詩他韵

光緒丙戌長至節 衛德生



余之游岐阜至今十有一年

今再遊道為佳乎絕矣

可記依田百川去歲遊于此

地其言其下碑也記也庶砂

旌文也象象然可觀也然

可傳時文與不文之入者
亦至此乎

明治丙戌十二月

誼於岐阜之宮者

湖山七十有老人



庚辰歲余游東京。厲暴
水。獲美樓。在於長命寺。
煙波浩蕩。風帆浩來。如
帆上物。時多無依田。生居須
崎。却相距甚也。然不及寫

最占水近也。今在已酉夏
先生來政昇。屬雙碧塵。
對金華。倚長川。長橋一帶。
雲山變日。日夕相接。如此有
鷓漁之勝。金溪人而不得與

此勝如親。先生公專之。殆以
與。曩日。屬京時。相友者。可以
發一咲。沒多。精於史。古
法師。賣油翁。事蹟。蓄在胸
間。兩觸發之。其樂果如何也。

七月三日訪其渡碧樓。生友
見出示此卷。乃書今昔之感。以
代跋云。千和老圃在山頭

男今吉寫



明治十九年十一月廿日御届
全 年五月 出版

著者

東京府士族

依田百川

東京府神田區神田

小川町志番地

長崎縣士族

岩永才八郎

岐阜縣厚見郡美園町

二番地寄留

編輯兼
出版人

彫刻并製本

愛知縣名古屋
傳馬町六丁目

横地五助

發 賣 人

東京日本橋區本町二丁目

金 港 堂

今 京橋區孫左衛門町三丁目

鳳 文 館

愛知縣名古屋本町五丁目五十三番郵

東 雲 堂

岐阜縣厚見郡岐阜米屋町十番地

三 浦 源 助

10
27

